

张作霖用赌命的方式救回了儿子

5

历史天空



黄世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本书是沈阳大帅府博物馆、张学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黄世明40年的心血力作。与众多描写张作霖张学良父亲的作品不同,长篇小说着眼于大帅府院内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而将大帅府外的民国风云作为副线融汇其中,以第一手最珍贵的史料、第一次全部披露,拂去历史的尘埃,深度解密两代东北王发生在大帅府内不为人知的国恨家仇、私密情史……

上期回顾

张学良是“奉天五鼠”之一,他封自己为锦毛鼠。当时“五鼠闹东京”的故事流行,于是奉天五鼠也想闹一闹奉天。最后他们闹到了日本地盘,并被日本人抓起来了。

刘副官是被抬回来的,两只脚筋被挑断,鼻子和耳朵也被割掉。刘副官见了张作霖,泪落如雨:师长啊,我完了,给我报仇啊!张作霖脸色大变,蹲下身,拉住刘副官染满鲜血的手:告诉我,小鬼子想干啥?刘副官哽咽着说:小鬼子说了,让师长和冯师长跪在奉天驿站前广场上,向天皇请罪,说若是不去,就等着给少爷们收尸吧。

张作霖站起身,掉头看了看冯德麟。冯德麟嘴里嘀咕一句什么,走到刘副官身边:你再说一遍,小鬼子想干啥?张作霖突然抓起身边一个花瓶,双手举着砸向窗户。张作霖指着冯德麟,大声骂道:冯老三,你他妈的聋子啊!冯德麟一愣,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那个平常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张小个子吗?

张作霖不再理会冯德麟,大喊一声:汤二虎!汤玉麟拎着机枪从外面跑进来。张作霖大声发布着命令:汤旅长,集合队伍,把所有人、所有炮都带上,国际马路待命!冯德麟一把拉住汤玉麟:张小个子,你疯啦!儿子还在他们手里呢!张作霖一张脸冷若冰霜:冯师长,请让路,二十七师还轮不到你讲话。

冯德麟一听此话,暴跳如雷,他几步跑到张作霖跟前,抓住张作霖的衣领:张小个子,你想找死是不是?张作霖一摆手,祁老号带着卫队冲进屋。张作霖看也不看冯德麟:祁老号,出枪,对准冯师长的脑门子。祁老号抽出枪,顶在冯德麟的额头上。张作霖说:冯师长再敢张嘴,你就开枪。祁老号应了一声,哗啦一声顶上子弹。冯德麟气得浑身发抖。

暮色中,张作霖站在院子里,手上还有刘副官的鲜血,张作霖把血慢慢抹在脸上,一张白净的脸顿时变得狰狞无比。二十七师将近一万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国际马路,从北到南

排满了马路东边一侧。队伍前面,架起一百多门炮,所有的炮都已经炮弹上膛,炮手依次报着所瞄准的目标:奉天驿!大和旅馆!春日町……粗豪的声音在夜空中传出很远。

人马装备都到齐之后,张作霖清了清嗓子,向对面大声喊道:小鬼子听着!我是张作霖,我限你们半个小时,把我那五个放回来。我张作霖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半个小时后,我还见不到我儿子,我就把你们所有的房子都炸平,所有的人,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统统杀死,一个不留!

大约二十分钟后,对面出现一辆平板车,停在张作霖对面几十米的地方。灯光下看得很清楚,张学良等五个人被捆在一起,坐在车上。两个日本宪兵拿着火把,站在车两边。一个日本人从黑暗中走出,手拿一个铁皮喇叭,说的是中国话,张作霖听了:几位公子都在这里,现在,他们还是完好的。不过,他们身上现在已经洒满了汽油,我们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或者退兵,或者亲眼看着你们的儿子被活活烧死!

汤玉麟纵马跑来,神色紧张:老七,咋办?张作霖面无表情,说:脱衣服。汤玉麟没听明白:啥?张作霖抬高了声音:我让你脱衣服,光膀子,听不懂啊!脱,所有人都脱。汤玉麟一声令下,近万人都脱光了膀子。

张作霖也脱上衣,转回身,说:上酒!几十辆马车载着满满的酒桶,从胡同里出来。每个士兵分了一大碗酒,国际马路从北到南飘满了酒香。张作霖先干了两大碗,又让汤玉麟把酒倒满,高举过头,说:老羊捆在案板上,割头是死,割卵也是死!弟兄们,干!近万名士兵都喝干了酒,也像张作霖一样把碗高举过头,摔在地上,稀里哗啦的,响了足有五分钟。

张作霖看着怀表,发出命令:点

火把!几千支火把点起,一条火龙,一片火光。张作霖继续发布命令:上刺刀!一阵躁乱,刀光闪闪,寒气逼人。张作霖再看一眼怀表,把怀表从脖子上取下,摔在地上,大声喊道:子弹上膛!近万人几乎同时拉动枪栓,推上子弹。

张作霖从腰里抽出腰刀,回过头,正欲发出攻击的命令。汤玉麟用胳膊碰了碰他,用下巴指了指前面。张作霖转头一看,两个日本人已经把火把扔在地上,将平板车推过国际马路的西边界,鞠了一躬,倒退着走回。

张作霖的表演,张学良在板车上看得一清二楚。事后,冯庸对张学良说:你爸真厉害,像个大英雄,把日本人生生给镇住了。张学良哼了一声,说了四个字:光棍、赌徒。

冯庸把张学良的话告诉了冯德麟,冯德麟又把这话传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听了,哈哈大笑:到底是我的儿子,我打嗝他都能闻出屁味来。收兵回来后,张作霖给冯德麟跪下磕了三个头,算是赔礼。见儿子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冯德麟气也消了,装模作样地骂了张作霖几句,此页就算翻过去了。

张作霖这一把可算是赌对了。过去,日本人根本没瞧得起他这个土包子。赵春桂去世那次,张学良进城来找张作霖,他一肚子邪火,把杯子盘子摔了一地,就是在跟日本人生气。他去求见日本驻奉天领事,可人家几次都给他吃了闭门羹。自从“五公子事件”后,日本人对张作霖开始刮目相看。从此,日本人的大门就向张作霖敞开了。

可以说,在“五公子事件”之前,张学良没有体会过被污辱、被践踏、被毒打的滋味。当那个凶狠的日本宪兵一拳向他打来时,他甚至没有意识到去躲,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人敢这样对自己痛下毒手。尤其让他

感到痛心的是,这是在奉天的地面上,城里驻着父亲统领的大军,身后站着上百万父老乡亲。日本人竟敢无视这一切,几十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对着几个未及弱冠的中国少年大打出手,这是对父亲的挑战,还是对中国人的挑战?

可是,就像上次“五鼠闹故宫”一样,这个带有血腥味的事件也是淡寡无味地结束了。连着几天,张学良心里郁闷,一张脸笼罩着一层乌云。白永贞问清了缘由后,只是轻叹一口气,说:去散散心吧。

小西门外新开辟了一个游乐场,叫兴游园。场子里有唱评戏的,有唱大鼓的,有变魔术的。张学良和冯庸在书场坐下,要了一盘瓜子。说书的叫赵本发,在当地很有名,他当天说的段子就叫《张大帅威镇鬼子兵》。

冯庸用脚踢了踢张学良,说:你爸呢?张学良把一个瓜子皮吐在地上:呸,这什么瓜子,炒得不香不臭的。赵本发又拍了一下响木,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有五个英雄少年,一人骑一辆日本产的富士牌洋车子……张学良听到这里,起身就走。冯庸追上来:哎,怎么不听了,说咱们呢。张学良装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你愿意听你听吧,我头有些疼,我得回家了。

兴游园离张公馆有四五里路,张学良没有坐车,懒懒散散地往家走。正是中午时分,街上满是阳光,烤照得石子上路面热浪滚滚。张学良走在热浪中,像走在云端里。就这样一直走着、走着,直到一股清幽的花香凉丝丝地沁入心里。

面前是表嫂家。自从与表嫂有了那次糊里糊涂的事情后,张学良再没来过这里。从兴游园出来时,张学良想的是回家,走的也是往家里的路线。可说不清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拐到了表嫂家。

晓荷的一夜担心只换来一场争吵

3

婚姻家庭



高克芳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你和你的他是否正罹患以下症状:你在他眼前晃荡,他视而不见;他在你眼前晃荡,你心里骂他犯贱;脾气点火就着,恨不得一拍两散;到后来干脆省点力气,懒得生气;有一天,你惊觉你和他已经有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没做爱了,而此时,你的梦里,你的心里出现了另一张异性的面孔……其实,你就是陈晓荷,他就是魏海东。当你偶遇苏逸轩,而他认识了林菲,海平面倾斜了。你和他,注定排斥又缠绕。

七年,你痒了吗?

上期回顾

晓荷因为孩子分床睡的问题和丈夫吵了一架,于是两个人三个月来一直没有同房过。晓荷决定结束这样的生活,等丈夫下班。可丈夫夜里十二点了还没到家。

晓荷重新扑到电话机上,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个号码,电话里依然是冰冷的女声重复着冰冷的话语。她的心里空落落的,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无助,在这个城市里她和魏海东相依为命,却原来除了这两个电话号码,她对他无从把握。心,仿佛放在了风口浪尖,时而抛向高空,时而沉入谷底,到最后晓荷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抽空了,只剩下一个躯壳,以至于她听到楼道里响起熟悉脚步声的时候身体不听使唤,没法像想像中一样弹跳起来去开门。脚步声是从楼下传来的,一层一层由远及近,非常有节奏,间或钥匙与钥匙碰撞发出悦耳的声音,晓荷几乎可以看到魏海东手里拿着钥匙,正准备打开自家的家门。她的心被解放了,在胸膛里加快速度雀跃着,这样的兴奋使晓荷终于从沙发上挣扎起来。

晓荷往外推门的时候魏海东正准备把钥匙插进锁眼,门猛然打开他显然被吓了一跳。晓荷站在门口通过房间透出的灯光上上下下把魏海东打量了一遍,谢天谢地,他好好的,衣服很整齐,脸上也没有伤痕,看来没有车祸,也没有被劫。但随着开门,一股浓浓的酒精味道扑面而来,晓荷本来想像子弹一样投进他的怀抱的心思极速冷却,这种冷却使她仿佛立即变成冰雕一样动弹不得。

魏海东看到晓荷雕塑一样站在门口,一边换鞋一边说:“哦?晓荷,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吓我一跳。”换完鞋,魏海东斜了斜身子从晓荷身边挤进来就往沙发边走去,几乎是一头栽进沙发里。晓荷一直站在门口,冷眼看着魏海东一系列的动作,刚才的冷却仿佛带走了所有的热情,她紧皱着眉头问:“你喝酒了?”

魏海东正在沙发上忙着拉外套的拉链,头也没抬就说:“喝了一

点,最近赶项目太累了,带着同事一起出去放松了一下。”他说着话的工夫已经把外套脱了下来,随手放在旁边的沙发上,接着对晓荷说:“老婆,给我倒杯水,我渴了。”晓荷站在门边一动不动,脸色越来越难看,她盯着魏海东继续问:“你的手机呢?为什么关机?”

魏海东站起身从外套兜里掏出手机看了看,说:“哦,手机没电了,我忘了充,自动关机了。”说完在沙发上到处找充电器,一点也没有留意到晓荷的异样。晓荷看着魏海东若无其事的样子,想着她一晚上的期待、焦急、担心,她急得要撞墙的时候他竟然一直在悠闲地喝酒,这样的委屈很快化为一团火焰在心中熊熊燃烧,随即化为狂风暴雨从晓荷的嘴里冒了出来:“魏海东,你越来越不像话了,喝酒喝到这么晚回来,连个电话也不打,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魏海东手里拿着充电器正在找电源插座,猛地听到晓荷的控诉,诧异地转过身看着暴怒的晓荷,他看到她因为愤怒而铁青的脸色,眼神咄咄逼人,有得不到结果誓不罢休的架势,他想起工作一天的疲惫,赶紧息事宁人地说:“好了,老婆,手机就是没电了嘛,下次一定注意。”晓荷看着魏海东敷衍的样子更是生气,一晚上等待的怒火继续发泄,“下次注意?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就是宾馆这个点也关门了,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魏海东听到这里疲惫一下子漫上来,最近一直超负荷加班,身体透支很厉害,好不容易今天出去放松一下,没想到回到家就看到晓荷一脸讨伐的神色,他的脸也沉了下来,不耐烦地说:“我这不是为了工作嘛,每天到这么晚又不是出去玩,不就是没有给你打电话嘛,你也不至

于这个样子,像审犯人似的。”

晓荷看到魏海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愤怒的火焰继续燃烧起来,她不由得指着魏海东说:“魏海东,你看着我什么态度?我真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你这么晚不回来,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呢,怎么就像审犯人了?你要是这么说,咱们就来说说这个理,这件事不是打不打电话的问题,是你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没有我。”

魏海东抬起手刚想就这个问题和晓荷理论一番,但看到晓荷愈挫愈勇的神情,很快又把手放下了,他知道晓荷的性格,要是这样理论下去,到天亮也不会有什么结果,魏海东想到这里轻描淡写地对晓荷说:“我的解释你不听,手机就是没电了,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他说完转身径直走到插座旁边准备充电,看也不看晓荷。

晓荷仿佛斗志昂扬的战士突然失去了对手,心里憋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她呆呆地看着魏海东的后背,内心的怒火很快化为委屈,泪水很快涌上眼眶,她对着魏海东的背影呜咽着说:“好,魏海东,看来我真是自作多情,你这么晚还不回来,我一遍遍拨打你的电话,一直是关机,我都跑到大街上找你了,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吗?”巨大的委屈使晓荷呜咽着说不下去,魏海东听到这话才明白他误会她的好意了,他知道晓荷是个很敏感的人,一点小事可以无限扩大联想,有这样的想法绝对正常,他的心中立即升起一股柔情,同时为自己刚才的粗暴感到歉疚,他急忙转过身想要向她道歉。

可是已经晚了,晓荷说完这些话扭头进了房间,等他反应过来跟过去,带着一阵冷风的门“砰”的一声在他面前关闭了,推一下,门已经

被锁上了,魏海东被隔在门外,他怕吵醒儿子,只能轻轻敲门低声解释道:“晓荷,对不起,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今天本来想给你打个电话的,但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不早了,我怕你睡着了吵醒你,就没打。”

晓荷伏在床上,把头埋进柔软的被子里任凭自己的泪水把被子打湿,她听见了魏海东的道歉,但她一动也不想动,整整一个晚上的憧憬和期待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她心里乱乱的,说不清是什么感觉。晓荷在床上翻了个身,睁大眼睛看着房顶,脑子像摩天轮一样旋转,却终究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她和魏海东像磨坏的齿轮一样无法吻合。就在刚刚,她那样光鲜地站在魏海东面前,他竟然一点也没有发现她的变化,从前她买一个新的发卡他都会很快发现并做出夸张的评论,到底是眼睛变了还是心变了?

晓荷想到这里从床上爬起来,慢慢走到镜子面前,在柔和的灯光下她涂了口红的嘴唇鲜艳欲滴,像一颗鲜艳的樱桃,她拿出纸巾对着镜子一点一点擦去唇上的口红,纸巾一点一点沾染了唇上的红色,在灯光下看上去像血一样。

魏海东站在卧室门口默默听着卧室里的动静,他感觉自己的耐心一点一点在消失。在他的意识里,事情既然已经说清楚了,他也道过歉了,晓荷应该来给他开门。可等了很久,门还是没有开,魏海东开始烦躁起来,从前温柔可人的晓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矫情,这么得理不饶人,他一天到晚在外奔波忙碌,不见得在家还要一天到晚赔笑脸。他想到这里烦躁地跺脚,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他的脚步很重,震得仿佛整个房间都在颤动。

晓荷擦完嘴唇,听到外面越来越远的脚步声,她看着自己手中血一样的纸巾,眼泪再次滑落下来。